

孩子

孙宜君 选编

你是妈妈的世界

20 世纪中国纯情散文精品

亲情卷



山西教育出版社



# 目 录

## 第一辑 母子情深

- |                    |          |
|--------------------|----------|
| 寄给母亲 .....         | 冰 心 (3)  |
| 芭蕉花 .....          | 郭沫若 (8)  |
| 我的母亲 .....         | 胡 适 (12) |
| 苏州拾梦记 .....        | 柯 灵 (17) |
| 母亲 .....           | 碧 野 (23) |
| 夜泣 .....           | 凤 子 (28) |
| 梦里依稀慈母泪 .....      | 秦 牧 (31) |
| 母爱 .....           | 石 英 (38) |
| 蜕衣小史 .....         | 韩石山 (43) |
| 母子 .....           | 薛尔康 (47) |
| 孩子，你是妈妈的世界 .....   | 禾 子 (53) |
| 太阳 .....           | 诺 晗 (59) |
| 母亲，我不识字的文学导师 ..... | 梁晓声 (61) |
| 凝眸 .....           | 斯 好 (66) |

母亲的手	庄因 (70)
母难日	林今开 (74)
母亲的羽衣	张晓风 (82)
母亲，你是中国最根深的力量	叶维廉 (88)
想您，在夏日午后	席慕蓉 (93)
焚诗祭母记	洛夫 (97)

## 第二辑 父子心曲

若子的病	周作人 (103)
背影	朱自清 (107)
给我的孩子们	丰子恺 (110)
送阿宝出黄金时代	丰子恺 (114)
我的彼得	徐志摩 (119)
作了父亲	谢六逸 (124)
旅人的心	晋彦 (130)
父亲	周而复 (137)
傅雷家书	傅雷 (141)
父亲的新年	傅东华 (147)
愧疚	丁宁 (150)
两代人	贾平凹 (156)
多年父子成兄弟	汪曾祺 (159)
话说父亲	王安忆 (163)
纸雁儿	苏叶 (169)
我的四个假想敌	余光中 (173)
父亲加女儿等于回忆	董桥 (180)
启示	尤今 (183)

### 第三辑 祖孙之爱

- 枇杷 ..... 王以仁 (187)  
念祖母 ..... 任白戈 (191)  
永远的憧憬和追求 ..... 萧红 (195)  
回声 ..... 李广田 (197)  
外婆的旱烟管 ..... 苏青 (203)  
外婆和鞋 ..... 席慕蓉 (210)  
红纱灯 ..... 琦君 (212)

### 第四辑 手足情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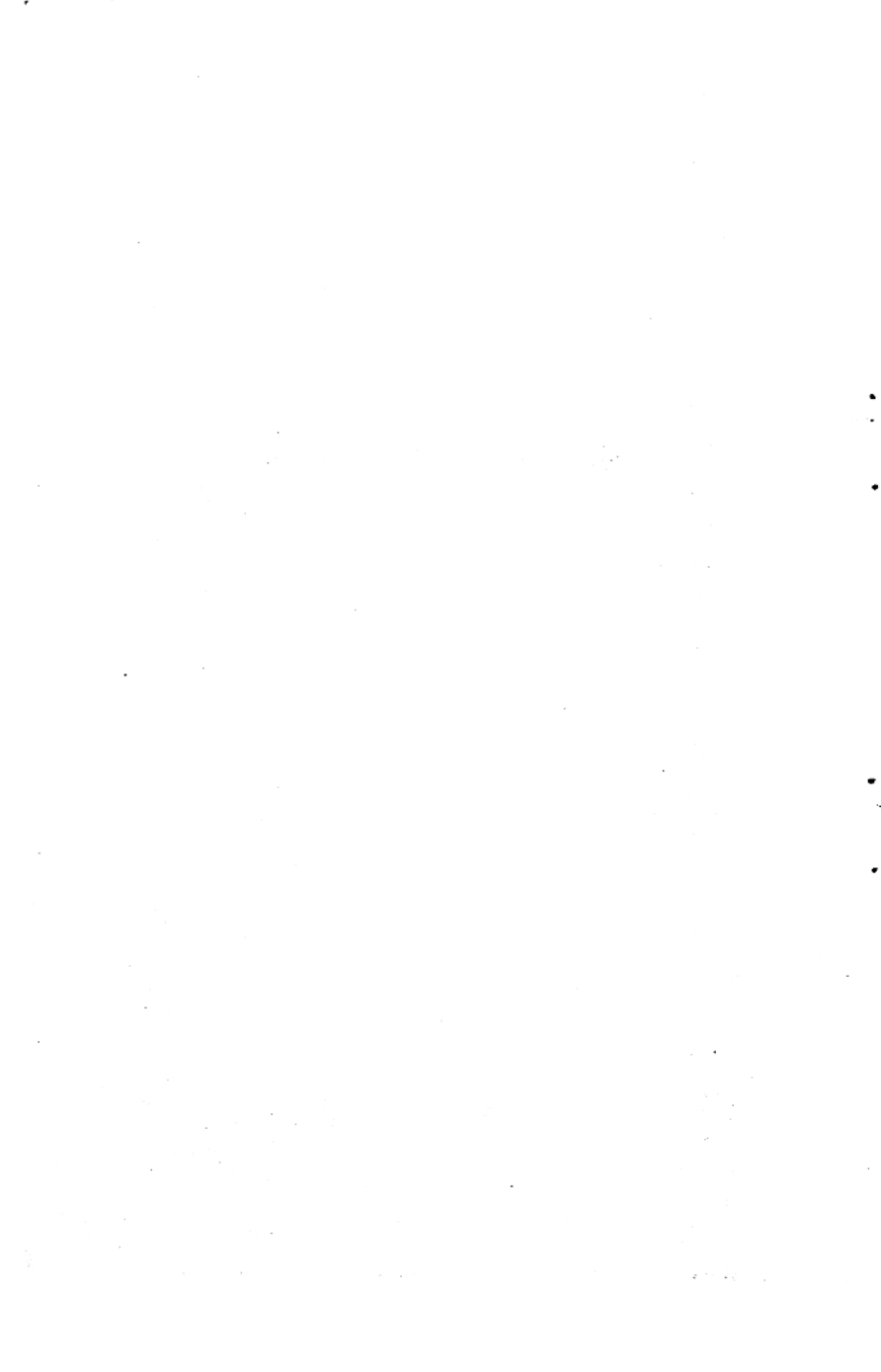
- 风筝 ..... 鲁迅 (223)  
逝者如斯 ..... 钟敬文 (226)  
莫六弟 ..... 台静农 (229)  
初冬 ..... 萧红 (232)  
做大哥的人 ..... 巴金 (235)  
哭小弟 ..... 宗璞 (243)  
读书示小妹十八生日书 ..... 贾平凹 (248)  
姐弟情上的疤痕 ..... 子冈 (252)  
小妹是我姐 ..... 黄宗洛 (259)  
洁白的祝福 ..... 舒婷 (263)

### 第五辑 亲情絮语

- 往事(之七) ..... 冰心 (269)

亲情 .....	於梨华	(271)
亲子之情 .....	言 曦	(274)
离合悲欢的三天 .....	田 野	(276)
不死鸟 .....	三 毛	(284)
爱和信任 .....	三 毛	(286)

# 第一辑 母子情深



## 寄给母亲

冰 心

亲爱的母亲：

这封信母亲看到时，不知是何情绪。——曾记得母亲有一个女儿，在母亲身畔二十年，曾招母亲欢笑，也曾惹母亲烦恼。六个月前，她竟横海去了，她又病了，在沙穰休息着，这封信便是她写的。

如今她寂然的在灯下，听见楼下悠扬凄婉的音乐，和栏旁许多女孩子的笑声，她只不出去。她刚复了几封国内朋友的信，她忽然心绪潮涌，是她到沙穰以来，第一次的惊心。人家问她功课如何？圣诞节曾到华盛顿纽约否？她不知所答，光阴从她眼前飞过，她一事无成，自己病着玩。

她如结的心不知交给谁慰安好，——她倦弱的腕，在碎纸上纵横写了无数的“算未抵人间离别！”直到写满了纸，她自己才猛然惊觉，也不知这句从何而来！

母亲啊！我不应如此说，我生命中只有“花”和“光”和“爱”；我生命中只有祝福，没有咒诅。——但些时的怅惘，也该觉着罢！些时的悲哀而平静的思潮，永在祝福中度生活的我，已支持不住。看！小舟在怒涛中颠簸，失措的舟中，抱着橈竿，哀



唤着“天妃”的慈号。我的心舟在起落万丈的思潮中震荡时，母亲！纵使你在万里外，写到“母亲”两个字在纸上时，我无主的心，已有了着落。

昨夜写到此处，看护进来催我去睡，当时虽有无限的哀怨，而一面未尝不深幸有她来阻止我，否则尽着我往下写，不宁的思潮之中。不知要创造出怎样感伤的话来。

母亲！今日沙穰大风雨，天地为白，草木低头，晨五时我已觉得早霞不是一种明媚的颜色，惨绿怪红，凄厉得可怖！只有八时光景，风雨漫天而来，大家从廊上纷纷走进自己屋里，拼命的推着关上门窗。白茫茫里，群山都看不见了，急雨打进窗纱，直击着玻璃，从窗隙中溅进来。狂风循着屋脊流下，将小洞中积雨，吹得喷泉一般的飞洒。我的烦闷，都被这惊人的风雨，吹打散了。单调的生活之中，原有个大破坏，——我又忽然想到此时如在约克逊舟上，太平洋里定有奇景可观。

我们的生活是太单调了，只天天随着钟声起卧休息，白日的生涯，还不如梦中热闹，松树的绿意总不改，四围山景就没有变迁了。我忽然恨松柏为何要冬青，否则到底也有个红白绿黄的更换点缀。

为着止水般无聊的生活，我更想弟弟们了！这里的女孩子，只低头刺绣，静极的时候，连针穿过布帛的声音都可以听见。我有时也绣着玩，但不以此为日课；我看点书，写点字，或是倚栏看村里的小孩子，在远处林外溜冰，或推小雪车。有一天极静忽发奇想，想买几挂大炮仗来放放，震一震这寂寂的深山，叫他发空前的回响。——这里，做梦也看不见炮仗，我总想得个发响的东西玩玩，我每每幻想有一管小手枪在手里，安上子弹，抬起枪来，一扳，砰的一声，从铁窗纱内穿将出去，要不然小汽枪也好……但这至终都是潜伏在我心中的幻梦，世界不是我一个人的，我不

能任意破坏沙穰一角的柔静与和平。

母亲！我童心已经完全来复了，在这里最适意的，就是静悄悄的过个性的生活。人们不能随便来看，一定的时间和风雪长途都限制了他们，于是我连一天两小时的无谓的周旋，有时都不必作。自己在门窗洞开，阳光满照的屋子里，或一角回廊上，三岁的孩子似的，一边忙忙的玩，一边呜呜的唱，有时对自己说些极痴骏的话。休息时间内，偶然睡不着，就自己轻轻的为自己唱催眠的歌。——一切都完全了。只没有母亲在我旁边。

一切思想，也都照着极小的孩子的径路奔放发展。每天卧在床上，看护把我从屋里推出廊外的时候，我仰视着她，心里就当她是我的乳母，这床是我的摇篮。我凝望天空，有三颗最明亮的星星，轻淡的云，隐起一切的星辰的时候，只有这三颗依然吐着光芒。其中的一颗距那两颗稍远，我当他是我的大弟弟，因为他稍大些，能够独立了。那两颗紧挨着，是我的二弟弟和小弟弟，他们两个还小一点，虽然自己奔走游玩，却时时注意到其他的一个，总不敢远远跑开，他们知道自己的弱少，常常是守望相助。

这三颗星总是第一班从暮色中出来，使我最先看见；也是末一班在晨曦中隐去，在众星之后，和我道声“暂别”；因此发起了我的爱怜系恋，便白天也能忆起他们来。起先我有意在星辰的书上，寻求出他们的名字，时至今日，我不想寻求了。我已替他们起了名字，他们的总名是“兄弟星”，他们各颗的名字，就是我的三个弟弟的名字。

小弟弟啊，  
我灵魂里三颗光明喜乐的星。  
温柔的，  
无可言说的，

如今重忆起来，不知是说弟弟，还是说星星！——自此推想了下去，静美的月亮，自然是母亲了。我半夜醒来，开眼看见她，高高的在天上，如同俯着看我，我就欣慰，我又安稳在她的爱光中睡去。早晨勇敢的灿烂的太阳，自然是父亲了。他从对山的树梢，雍容尔雅的上来，他又温和又严肃的对我说：“又是一天了！”我就欢欢喜喜的坐起来，披衣从廊上走到屋里去。

此外满天的星宿，那是我的一切亲爱的人，这样便同时爱了星星，也爱了许多姊妹朋友。——只有小孩子的思想是智慧的，我愿永远如此信！

窗外仍是狂雨，我偶然忆起一首诗，题目是《幼稚的神秘》，是 Louis Nutunoyor 做的，我录译于下，不知当年母亲和我坐守风雨的时候，我也曾说过这样如痴如梦的话没有？

大意是：

我的困倦的儿子和我，  
很暖和的相挨的坐着，  
凝望着薄暮天空，  
风雨正要来到。

没有隆隆的雷响，  
西风也不着意的吹；  
只在屯积的浓云中，  
有电光闪烁。

这时他低声对我说，“父亲，看着。我想上帝要点上他的

月亮了——”

“孩子，什么时候呢……”

“呀，快了。我看见他划了取灯儿！”

风雨仍不止，山上的雪，雨打风吹，完全融化了。下午我还要写点别的文字，我在此停住了。母亲，这封信我想也转给小朋友们看一看，我每忆起他们，就觉得欠他们的债。途中通讯的碎稿，都在间壁楼的空屋里锁着呢，她们正百计防止我写字，我不敢去向她们要。我素不轻许愿，无端破了一回例，遗我以日夜耿耿的心；然而为着小孩子，对于这次的许愿，我不曾有半星儿的追悔，只恨先忙后病的我对不起他们。——无限的乡心，与此信一齐收束起，母亲，真个不写了，海外山上养病的女儿，祝你万万福！

一、十一、一九二四、沙穰

(选自《冰心散文集》)

冰心(1900——)，女，原名谢婉莹，笔名冰心。祖籍福建省长乐县，生于福州。现代著名散文家、小说家、儿童文学作家。“五四”运动时期开始文学创作，并参加文学研究会。1923年赴美留学，获文学硕士。1926年回国后，先后在燕京、清华大学任教。主要散文集有《寄小读者》、《冰心散文集》、《关于女人》、《小桔灯》等。现有《冰心文集》行世。

# 芭蕉花

郭沫若

这是我五六岁时的事情了。我现在想起了我的母亲，突然记起了这段故事。

我的母亲六十六年前是生在贵州省黄平州的。我的外祖父杜琢章公是当时黄平州的州官。到任不久，便遇到苗民起事，致使城池失守，外祖父手刃了四岁的四姨，在公堂上自尽了。外祖母和七岁的三姨跳进州署的池子里殉了节，所用的男工女婢也大都殉难了。我们的母亲那时才满一岁，刘奶妈把我们的母亲背着已经跳进了池子，但又逃了出来。在途中遇着过两次匪难，第一次被劫去了金银首饰，第二次被劫去了身上的衣服。忠义的刘奶妈在农人家里讨了些稻草来遮身，仍然背着母亲逃难。逃到后来遇着赴援的官员才得了解救。最初流到贵州省城，其次又流到云南省城，倚人庐下，受了种种的虐待，但是忠义的刘奶妈始终是保护着我们的母亲。直到母亲满了四岁，大舅赴黄平收尸，便道往云南，才把母亲和刘奶妈带回了四川。

母亲在幼年时分是遭受过这样不幸的人。

母亲在十五岁的时候到了我们家里来，我们现存的兄弟姐妹共有八人，听说还死了一兄三姐。那时候我们的家道寒微，一切

炊洗洒扫要和妯娌分担，母亲又多子息，更受了不少的累赘。

白日里家务奔忙，到晚来背着弟弟在菜油灯下洗尿布的光景，我在小时还亲眼见过，我至今也还记得。

母亲因为这样过于劳苦的原故，身子是异常衰弱的，每年交秋的时候总要晕倒一回，在旧时称为“晕病”，但在现在想来，这怕是在产褥中，因为摄养不良的关系所生出的子宫病罢。

晕病发了的时候，母亲倒睡在床上，终日只是呻吟呕吐，饭不消说是不能吃的，有时候连茶也几乎不能进口。像这样要经过两个礼拜的光景，又才渐渐回复起来，完全是害了一场大病一样。

芭蕉花的故事是和这晕病关连着的。

在我们四川的乡下，相传这芭蕉花是治晕病的良药。母亲发了病时，我们便要四处托人购买芭蕉花。但这芭蕉花是不容易购买的。因为芭蕉在我们四川很不容易开花，开了花时乡里人都视为祥瑞，不肯轻易摘卖。好容易买得了一朵芭蕉花了，在我们小的时候，要管两只肥鸡的价钱呢。

芭蕉花买来了，但是花瓣是没有用的，可用的只是瓣里的蕉子。蕉子在已经形成了果实的时候也是没有用的，中用的只是蕉子几乎还是雌蕊的阶段。一朵花上实在是采不出许多的这样的蕉子来。

这样的蕉子是一点也不好吃的，我们吃过香蕉的人，如以为吃那蕉子怕会和吃香蕉一样，那是大错而特错了。有一回母亲吃蕉子的时候，在床边上挟过一箸给我，简直是涩得不能入口。

芭蕉花的故事便是和我母亲的晕病关连着的。

我们四川人大约是外省人居多，在张献忠剿了四川以后——四川人有句话说：“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在清初时期好像有过一个很大的移民运动。外省籍的四川人各有各的会馆，便是极小的乡镇也都是有的。

我们的祖宗原是福建的人，在汀州府的宁化县，听说还有我们的同族住在那里。我们的祖宗正是在清初时分入了四川的，卜居在峨眉山下一个小小的村里。我们福建人的会馆是天后宫，供奉的是一位女神叫做“天后圣母”。这天后宫在我们村里也有一座。

那是我五六岁时的事了。我们的母亲又发了晕病。我同我的二哥，他比我要大四岁，同到天后宫去。那天后宫离我们家里不过半里路光景，里面有一座散馆，是福建人子弟读书的地方。我们去的时候散馆已经放了假，大概是中秋前后了。我们隔着窗看见散馆园内的一簇芭蕉，其中有一株刚好开着一朵大黄花，就像尖瓣的莲花一样。我们是欢喜极了。那时候我们家里正在找芭蕉花，但在四处都找不出。我们商量着便翻过窗去摘取那朵芭蕉花。窗子也不过三四尺高的光景，但我那时还不能翻过，是我二哥攀我过去的。我们两人好容易把花苞摘了下来，二哥怕人看见，把来藏在衣袂下同路回去。回到家里了，二哥叫我把花苞拿去献给母亲。我捧着跑到母亲的床前，母亲问我是从甚么地方拿来的，我便直说是在天后宫掏来的。我母亲听了便大大地生气，她立地叫我们跪在床前，只是连连叹气地说：“啊，娘生下了你们这样不争气的孩子，为娘的倒不如病死的好了！”我们都哭了，但我也不知为甚么事情要哭。不一会父亲晓得了，他又把我们拉去跪在大堂上的祖宗面前打了我们一阵。我挨掌心是这一回才开始的，我至今也还记得。

我们一面挨打，一面伤心。但我不知道为甚么该讨我父亲、母亲的气。母亲病了要吃芭蕉花，在别处园子里掏了一朵回来，为甚么就犯了这样大的过错呢？

芭蕉花没有用，抱去奉还了天后圣母，大约是在圣母的神座前干掉了罢？

这样的一段故事，我现在一想到母亲，无端地便涌上了心来。

我现在离家已十二三年，值此新秋，又是风雨飘摇的深夜，天涯羁客不胜落寞的情怀，思念着母亲，我一阵阵鼻酸眼胀。

啊，母亲，我慈爱的母亲哟！你儿子已经到了中年，在海外已自娶妻生子了。幼年时摘取芭蕉花的故事，为甚么使我父亲、母亲那样的伤心，我现在是早已知道了。但是，我正因为知道了，竟失掉了我摘取芭蕉花的自信和勇气。这难道是进步吗？

（选自《沫若文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四川省乐山县人。现代杰出诗人、戏剧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1913年赴日本留学。“五四”运动时期即从事新诗创作。1921年与郁达夫、成仿吾等人发起成立创造社，出版《创造季刊》，积极从事新文学运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等职。主要作品有诗集《女神》；散文集《中山杂记及其他》，戏剧《卓文君》、《屈原》等多种。现有《郭沫若全集》行世。



# 我的母亲

胡适

我小时候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地。所以家乡长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糜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糜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长辈走过，见了我，笑道：“糜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的面红耳热，觉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所以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十一二岁时，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个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